

历史从这里转弯

第三卷

光明日报出版社

绝对见证

○主编 王太岳 周继强

光明日报出版社

历史从这里转弯

第三卷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目 录

去留本无意——国民党起义将领大结局	(1)
暗香——国母宋庆龄的生前身后事	(125)
红色通缉令——新中国发布剿匪令的前前后后	(273)
血痕——“淞沪会战”的慷慨悲歌	(431)
半个世纪后的回忆——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前夜	(481)
回首向来萧瑟处——红四方面军征战实录	(647)
取圣火者——陈独秀、李大钊在一九二一年	(747)
相逢一笑泯恩仇——中美建交始末	(855)
北雁南飞过长天——张学良将军在台湾的日子	(979)
尽是刘郎去后栽——身边人说不尽福祿居主人刘少奇	(1107)
雪域佛光——写在拉萨解放五十周年的纪念簿上	(1323)
历史的审判——公审“四人帮”的台前幕后	(1389)
剑指台海——大陆与台湾几十年的风雨沧桑	(1481)
梦回吹角连营——“工兵王”坎坷而传奇的征战岁月	(1563)
揭开历史的帷幕——才子李敖以笔作刀快意恩仇	(1707)

相慰无言 断肠向谁诉

从歌乐山上路

歌乐山——

苍松环绕,绿草依依的山坡上,层林掩映的缝隙处,透出一座灰蒙蒙的建筑物,那是戴笠生前的别墅。他坠机身亡后,军统特务为示纪念,将此改称“戴公祠”。人们熟知,这里与渣滓洞和白公馆的铁镣、皮鞭、竹签、老虎凳,还有匕首、枪声滴血相连。可是,很少有人了解,被誉为千古功臣的张学良将军,竟是从这里走过啼血的松林坡,被骗往孤岛台湾的。

1946年10月中旬,保密局重庆办事处主任张严佛接到南京保密局发来的电报,内称:“委员长指示,张学良应即解到台湾去。已通知刘乙光兄接洽,先把他解到重庆,候兄交涉赴台专机,然后由刘乙光负责起解。”委员长的电令便是圣旨,谁敢慢怠。不日,接到同样电文命令的刘乙光来到重庆。

身负密令的二人闻知,张学良曾托人将一只心爱的怀表捎给蒋介石,蒋回敬的是一只鸟笼。从中不难体味昭然若揭的寓意,一个在提醒,十年囚期已到,该是解除“严加管束”的时候了。而另一个呢,依然故态,再次明示,继续做笼中之鸟吧。他们知道,尽管张学良身陷囹圄,但威严依在,痴心不改,倘若明了起解台湾离开大陆的真正用意,一定不会同意,绝非通常的胁迫可以使之就范。如果出现这个局面,那是无法向老头子交代的。张严佛和刘乙光一想到这些便不寒而栗。他们颇费了一番心思,几经密谋,拟定了落实起解的方案。

刘乙光返回贵州桐梓,紧急布置后,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将平素用来买菜的卡车,充作主要车辆,载着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一行驶出天门洞。清晨,这辆卡车刚一上公路,便汇入早已在路口等候的车队,一刻也没有停歇,向重庆方向急速奔驰。

张学良被通知匆匆上路,以为又是如同往时的迁徙。十年来,随着战

局的变化,住地不时地辗转搬迁,他已习以为常。但此行他见随行人员都着意化了装,不由心生疑惑:眼下已尝抗战胜果,局面平定,何以有此必要遮掩?途中,他不解地问:“这次我们到哪里去?”

身边的保安人员早有准备,不露声色地回答:“刘队长说,先到重庆,然后再去南京。”

虽说再别无他言,张学良却信以为真。南京是当局的首府,总裁蒋介石就在那里。也许委员长动了恻隐之心,准备兑现当日许下的诺言了。



张作霖遭关东军陷害后,未满30岁的张学良成为东北最高行政长官

在张学良思忖自己就要摆脱桎梏的折磨时,卷着烟尘的车队趁着降临的夜色,停在了九龙坡渡口。这里距重庆市区有30里之遥,选择此地

过江,是为了避免暴露行踪,走漏风声。精心的安排下,车队伴着涛声过江后,又潜入夜幕中绕过市区,依沿郊路向郊西歌乐山急驰,直至松林坡才止息了引擎声。

戴笠生前的别墅,就构筑在山坡之上,数百级石阶一直铺设到门前。这原为戴笠与人姘居的隐蔽幽静地,眼下置为张学良暂栖处。

第二天,保密局副局长毛人凤和西南情报站站长沈醉便前来拜访。他们满面笑容,开口便是“副司令”、“副座”长短,显出一副格外恭敬的模样。蒙在鼓中的张学良,根本不知此幕是为了消除他的疑心而策划导演的。其实这只是没有完全拉开的序幕,出于稳住张学良的需要,以便等待交涉飞机事宜。张严佛虚于委蛇,左右周旋,不仅起居饮用指派专人照料,百般殷勤,而且携带夫人和重庆行营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一道,陪同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玩湖南纸牌,打扑克。

为了讨取张学良欢心,免生枝节,张严佛和刘乙光耳语后,特地将李觉夫妇邀来陪伴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张学良当年下野后出国考察归来任武昌行营主任时,李觉是中央训练团武汉分团主任,统归张学良指挥。其妻何玫是湖南省主席何健之女,往还之间与赵四小姐也相熟。十多年来,李觉夫妇与他们久无音信,今日不期而会,在惊喜之余,百感交集,想不到英年的张学良华发早苍,已显老态,赵四小姐也变得消瘦憔悴,加之衣着简朴,愈发觉得不可与记忆中的风姿卓韵同日而语,不觉平添几分伤感。

不过,这一安排果然奏效,张学良多年来与世隔绝,今日得见昔日部属格外高兴。李觉夫妇也乐得与他们相伴,连日里时时过来探望,并与之打牌消遣。张学良告诉李觉说:这几年闭门静居,读了不少书。他还拿出儿女在美国的照片,述说想念之情。讲到儿女们时有来信,也曾寄钱过来时,赵四小姐插话说:“我们除了买些吃的外,有钱也没有什么用处。”言语间流露出忧郁之情。

转眼之间,张学良到此已有一星期了。11月1日,张严佛匆匆赶到松林坡,告诉刘右光飞机已联系妥当,要他通知张学良,明天拂晓在白市驿军用机场起飞。

张学良得此消息,激动得离座而起,在屋里来回踱步。明天,明天就要直飞南京了,总算盼来这一天。他憧憬着,日后见到委员长,一定直抒情肠,一吐十年来的郁闷。赵四小姐见状,戏语说:“看把你高兴的,简

直变成了个孩子。”话是这样说，她心里也在替他兴奋。十年，整整十年，有谁能体味其中的身心折磨和痛苦，又有谁能理解他们此刻的心情。

张学良兴奋得几乎彻夜未眠。晨光刚刚投入屋窗，他和赵四小姐便起床洗漱，做好了上路的准备。

松林坡下，响起了汽车引擎的声响，刘乙光这才不得不面露难色地对张学良说出实情：“报告副座，实在对不起，一会儿要按总裁的电令，送您直飞台湾。”

闻听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张学良一切都明白了，多日来直飞南京的口实，不过是骗人的谎言，用以充作缓兵之计。十年前，南京军事法庭宣布特赦时，附以“严加管束”，他便深有受人欺骗愚弄的感觉。想不到十年期限已满，当从禁锢的山洞中走出，欣喜又能飞赴当日自己伴送“许诺”人回到的南京时，想不到竟又一次受到了欺骗和愚弄，他明了这直飞台湾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

张学良气得全身颤抖，牙关紧咬，把那曾指挥过千军万马的手掌，愤然地向桌子上拍去，呆坐无语。

张学良的这一心情，自在刘乙光的预料之中，但他没有想到，张学良会如此勃然大怒。自打“严加管束”以来，他一直不离身边，尽管张学良遭遇坎坷，可从未见他像今天这样激动。刘乙光急忙上前规劝，“报告副座，……”下面的话还没出口，张学良一挥手便打断说：“还有什么副座不副座，干脆把我看成犯人好了！”往日刘乙光称其为“副座”、“副主任”，张学良从不拒绝，今天可谓一反常态了。

张学良知道与刘乙光大动肝火没有用处，他们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他明眸圆睁，尽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静坐一会儿，待心绪稍稍平和，这才要刘乙光向南京回电，表示同意去台湾。说完，转身回到房间，用仍然颤抖的声音，向赵四小姐言及真情。

相慰无言，断肠向谁诉？

驾机者的记忆

比云贵高原还要浓重的晨雾，在歌乐山间弥漫。张学良迈着沉重的脚步，沿着石阶向山坡下走去。

他不会想到,从此,别却了为之披肝沥胆的大陆河山。更不会想到,三年后,与他一起发动那场震惊世界事变的同伴杨虎城,也是在悲秋的季节里,也是同样的欺骗口实,也是从贵州的山洞中,也是黑暗的夜色下,也是被押解到这里。所不同的是,他没有被起解台湾,而是刚一迈进房门,便与爱子,还有年方8岁的幼女,先后被血刃在屋地上。然后连同妻子谢葆贞的骨灰盒一起,被趁着夜色偷偷掩埋在松林坡上的花坛中。

松林坡距白市驿军用机场约有60里路,美式吉普车载着张学良一行,沿山路飞驰。一路上畅行无阻,提前赶到机场。

8时整,机组人员准时到达C—47运输机前。飞机驾驶员王赐九,近时既要飞专机,又要飞班机,运送由重庆迁回南京的官员,经常是每两天往返一次,几乎没有休息时间。难怪张严佛虽说执行的是蒋介石的电令,还是瞒着张学良等了一周的时间,才将飞机直飞的事宜落实下来。

王赐九昨天降落机场后,刚刚回到宿舍,机场站长就找上门来。他神情严肃地说:“奉上级命令,任务有改变,由你任正驾驶,飞专机去台湾桃园机场。机组人员我已另行通知,你今晚立即把航线准备好,明晨8时半准时起飞,不准有任何差错。完成任务后立即飞南京复命。”说完,机场站长又极为认真地让王赐九复述了一遍,见无不妥,这才放心地离开。

第二天早8时,专机机组人员按命令要求,准时到达机场。王赐九见一辆美式吉普车停放在专机尾部舱门的左侧,站长正和一位官员在车旁小声谈话。王赐九与副驾驶员、通讯员和机电员各司其职做了起飞前的检查后,看到一位30多岁的女士,端坐在机舱右侧的藤衣箱上,脚下的行李极为简单,除了藤箱外,还有寥寥可数的几件背包。虽说她身着浅蓝色阴丹士林布旗袍,朴素无华,但仪态雍容,端庄深沉。她不时地将流露着惶惑神情的目光,投向机窗外,若有所思,看来心绪很不平静。

女士身边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身着合体的中山服,不时地踱着步,踏实的步履不乏军人的气概,显露出英俊之气。当他踱步到王赐九跟前时,大约从飞行服的装束明了了王赐九的身分,所以两眼炯炯有神地打量了一番,从表情看似想搭话,可欲言又止。

王赐九仔细地端看后,觉得此人很面熟,可一时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本想主动打招呼,但见他局促的神态中显露出内心的负担,于是只好做罢。两人擦身而过后,王赐九看见舱门左侧一个穿着旧棉衣,好似伙夫

装束的老头。他无精打采地坐在旧包裹上，两眼发直，不知在做何想。老头身边还站着一个衣着陈旧，年龄不到40岁的男子。是侍者？是随员？王赐九左思右想，真琢磨不透这三男一女究竟是何许人也。

时针指向8时半，站长即时通知王赐九人已到齐，先前与站长交谈的那位官员攀上了悬梯，向机组人员一挥手：“起飞！”一行人等坐定，专机立时呼啸着，掠过跑道，斜插长空腾飞而起。

重庆素有雾都之称，这日正逢大雾弥天，气霾浓重，能见度不到两公里。王赐九的心中也有如眼前的云雾，不时地变幻着思绪。按机场常规，飞行前应签发通知单，注明专机乘载人数和所载物品的重量，还有运送的主要人物姓名。此次，不但一反常态，而且气氛几近神秘，机组的人员是临时选配的，机场的工作人员也寥寥无几。

王赐九战后运送的主要是各部委官员，这是时局转变后，当局根据由重庆迁回南京的需要决定的。由于是达官显贵们回都上路，所以每次满载的起飞前，前往机场送行的人络绎不绝，前呼后拥。而今天所载的一行，仅仅几人竟动用专机，看来非同一般人物。可若是显赫要人的话，为何却无人送行，确实令人疑惑不解。王赐九越是搜肠索肚思忖，疑团越是云雾般迷惘。

专机从云中跃上云层，王赐九眼前一亮，想起来了，那英俊的中年人是张学良啊！自己不止一次见过他的巨幅照片，难怪刚一见面，就有似曾相识之感觉。是他，肯定是他。与之同行的女士，无疑就是与他患难与共的赵四小姐了。可惜，昔日叱咤风云的英雄，今日竟落得如此境地，实是令人喟叹。

此时，专机已飞临江西遂川上空，云量很合人心际地逐渐散去，地面上的山川景物也显露出来。进入福建上空时，已是碧空万里，能见度极佳。如果沿袭惯例的话，应该去请乘机长官到驾驶室俯览了，可王赐九知道，对于张学良来说，这一惯例今天是不可能遵循了。

专机经过5个小时的飞行，终于平安地飞临桃园机场上空。尽管台湾著名的山脉阿里山尽收眼底，但地面风速超过降落标准。王赐九顿时犯了难。如果在既无降落的显示标志，又无通讯联络的情况下降落，那是极易造成机毁人亡恶果的。“不准有任何差错！”临行前站长板着面孔的叮嘱，比飞机的轰鸣声还要震荡。如果说当初尚不明了其中的含蓄的话，

现在他已深知倘有闪失,那可吃罪不起了。

飞机在空中兜了两圈。王赐九为了保证绝对安全,决定修订航线。他要通讯员尽快与台北机场取得联络,改飞该机场降落。通讯员立即遵命而行,并很快传来回复,台北机场同意了专机的请求。

降低高度,对准跑道,专机轰鸣着刚一着陆,一辆黑色轿车已飞快地驶到停机坪前,没等王赐九与之道别,那三男一女和陪送的官员,立即被拉走了。

次日,专机原班人马飞返南京复命。王赐九刚下专机就接到航空委员会作战处的电话,命他即刻到航委报告。王赐九不敢怠慢,征鞍未解,飞行服没换,直赴航委。未及开口,作战处处长就劈头盖脸地责问:“为什么不遵照命令在桃园机场降落,擅自改飞台北?”

王赐九将详情呈报后,处长紧盯了他几眼,声色俱厉地警告说:“不准走漏半点消息,否则杀你的头!”说完,很不耐烦地挥手示意他离开。王赐九心中明镜,此番恶语,皆是缘由这次应急的飞行涉及到张学良。万幸,这由重庆转移台湾的不寻常飞行,总算顺利。若不,也许真会招致杀身之祸呢。

井上温泉幽居人

专机在台北机场降落时,闻讯赶来迎接的是国民党的元老陈仪,时任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他不仅和张学良素有往还,而且与其父帅张作霖也有过交往,两代情结集于一身。张学良曾对人说过:“他是我父亲的朋友,我父亲向来敬重他,我看他比较正派。”安排他前来接机颇具匠心,既能依仗资深,以示敬重,又暗合现实身份,表明礼遇。两人在停机坪上一见面,陡增了张学良他乡见故知的宽慰感,稍释心头的郁闷。

陈仪与张学良略作寒暄,将其和赵四小姐让上自己的轿车,向北郊草山招待所驶去。当晚,张学良就被安排在此下榻。陈仪告知,蒋介石已派他在新竹县东镇的井上温泉,先期选定了住处。眼下暂在招待所小住两天,待稍解途旅劳顿,即可前往。

三天后,陈仪果然不失约,如期而至,亲自陪同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直赴新竹。

环抱在青山中的新竹,是台湾古老的城镇之一。这里峰峦起伏,林木葱郁,特别是竹东山上的井上温泉更是远近盛名。这潭热气蒸腾的热泉,终年涌流不息,汇聚成清澈的溪水,依顺山间汨汨而下。这泉汤富含硫磺和碳酸等矿物质,每每洗浴之后,顿觉筋骨轻松,皮肤细腻。加之山中空气清新,所以被誉为疗养的胜地。

但井上温泉是个山胞村子,为高山族的聚居区,碍于民俗和风情的特色,因此社会活动和交往,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不似城镇沸沸扬扬。此外,这里峰峦环围,与外面只有一条窄路相通,谷地出口处那个称谓桃山隧道的狭小隧道,仅能容得一车通过。由于山高路远,石子路面上车沟深陷,交通不畅,所以除却温馨的旅游季节,平时很少见到山外来人的踪迹。

张学良住所是一排日本式木造平房,上房原是日本统治时代为裕仁太子来台湾时所建。后来这里改作日警察招待所,再后来又辟为招待游人和旅客疗养的场所。招待所背依青山,面临清澈的头前溪而建,屋外植有樱花。在张学良起解来台湾之前,特意在温泉边为之翻建了新居。室内装饰虽不华丽,却也优雅清洁。屋外不但是有山有水的大花园,而且建有温泉浴室和网球场。当然,新居对面应运而建的,还有名为传达室,实为供警戒使用的建筑。

虽然已是身在异乡为异客,但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对新居的环境还是很满足的。陈仪见状也感到挺宽慰,他当着刘乙光的面说,那几间光线好,房间宽敞的,是专为副司令安排的。刘乙光唯唯承应时,陈仪还告诉张学良,为了照顾好二位的起居饮食,特意从台北找了两个女佣人。日后有何要求,尽管提出。

陈仪秉承蒋介石的旨意,选中此地为张学良住处,颇费了一番心思。保密局曾连发数电,明令张学良的幽居处务必偏僻,安全,易于警戒。按此要求,井上温泉可谓三全其美。景色宜人,适于幽居;语言不通,可防交流;山中人罕,方便守护。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住进之后,周围立时设置了层层岗哨,加强了警戒,严防外人进入禁地。

自从被囚禁以来,张学良阅读的报纸,事先都要经过特务的审查。到了井上温泉,仍未破例,他除了读书外,每天可以看到台北《新生报》,还有隔日送来的上海《大公报》和南京《中央日报》。

1947年元旦,南京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和《宪法实施准备程

序》，与此同时还公布了《大赦令》。张学良在《大赦令》中，不会看到自己的名字。他在十年前虽然被军事法庭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但按宣判时的说法，当日就已按蒋委员长的宽宏而特赦了，只不过是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而已，所以《大赦令》中也本不该有张学良的名字。可叹，就是不愿以特赦的话，时针转动了十年，现在也该是释放的。张学良虽然透过官方的新闻媒介，分析了解了时局和形势，但毕竟幽居山中，消息闭塞，尚不明了，也不可能明了时局进程中的真实情况。

1945年8月，举国民众沉浸在欢庆抗战胜利狂喜中时，人们没有忘记为促成国共两党合作，共御外侮的功臣张学良。各党派人士为争得张学良恢复自由，积极奔走呼吁。蒋介石碍于舆论沸扬，只得由邵力子代表作答，言称：他与张学良的关系不能以国法、公义来论，乃是如父子的私情，囚禁张学良是爱张学良。此论，张学良幸亏未能及时详闻，倘若闻知，不知会作何想。

1946年初月，在重庆举行政治协商会议时，曾任东北大学秘书长的周鲸文，以民主同盟成员的身份，向中共代表周恩来和董必武提出，希望中共能在此时为张学良的自由有所主张。张学良的老朋友周恩来果然不负众望，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了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要求，但遭到蒋介石的断然拒绝。

此次，借南京政府公布《大赦令》的机会，东北人士极想春风化雨，周鲸文、莫德惠、万福麟等一些资深望重的元老又燃起希望之火，聚集上海计议之后，决意向国民党中央请愿。他们以张学良已被“严加管束”十年，理应恢复他的自由，据理力争。可想而知结果如何，自有主张的蒋介石，绝不会据此就把张学良的名字列入《大赦令》中去的。其实，此时保密局按照蒋介石的电令，将张学良解入台湾，已整整两个月了。

消息封锁，心不外想，反倒气血平和。井上温泉新生活开始后，赵四小姐为了使张学良适应环境，尽快摆脱烦恼和不快的心绪，将他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很有规律。每天她或陪伴看书，做札记，或与之户外散步，谈天娱乐。尽管刘乙光依然如故，对张学良的一言一行监视得很紧，但张学良的心情日渐安稳。

“二·二八”险遭不测

早春二月，阳气回升。张学良迁至新居已有三个月了。站立住处花园中，隔涧眺望对面的山峰，人们会愈发觉得井上温泉格外迷人。

但张学良近日无心留连景致，心头萦绕着不解的疑惑。借以了解时局和外界情况的报纸和广播，不但莫名其妙地戛然中断了，而且刘乙光恶狠狠地盯住了他，好像要把他吃下去一样，甚至连话也不和他说。此时，张学良发现在刘乙光指挥下，特务和宪兵加倍警戒，如临大敌，不分昼夜地在周围巡逻，还不时地向室内窥视观察，探听动静。夜已很深了，张学良曾听得刘乙光与他的部下，时而嘈杂喧嚷，紧急集合，时而蹑手蹑脚，窃窃私语。总而言之，似是一种应付非常事件的可怕现象。

为人坦直的张学良，本想直接向刘乙光询问缘由，但想到刘乙光多年来在对自己幽禁中，恪尽“严加管束”职守的态度，深知从他那里是不会找到答案的。咳！耳不听，心不烦，任凭他们作为吧。

果然，事出有因。2月27日，台湾专卖局缉私员和警察在查缉私烟时，竟用枪托打伤了台北市一名老妇，混乱之中，又不慎走火，致使一无辜市民丧生在枪弹下。自从日本投降后，伴随南京政府接收大员和大批军政人员的拥入，各类机构雨后春笋般建立。各级官员趾高气扬，巧取豪夺，导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为之火上浇油的美国自由经营企业、使用港口、建立军事基地，使台湾面临新殖民化危机，因此民众的鄙视和不满情绪日甚一日。这一突发事件，陡然点燃了一触即发的烈火。28日，台北市民举行罢市和请愿游行，惩凶、赔偿的口号声不绝于耳。这一要求不仅未被接受，反而遭到镇压，又被枪杀3人，伤多人。顿时激怒得反抗烈焰冲腾，人们自发而起，围攻烟酒专卖局，焚烧货物。接着又涌向行政长官公署，殴打官员，并意欲夺取武器，与当局对抗。这一举动如春风而刮，很快吹遍了台湾岛，台北地区更是吼声震天。愤怒的人群冲向码头、军械库、飞机场，就连兵营也遭到攻击。这就是史称的“二·二八起义”。

新竹距台北仅几十里路，风云突变，山中自然也气氛异常。起义当天刘乙光便得到了情况通报，当即加强了井上温泉一带的防卫。时隔3天，他又接到台湾警备总部的密报，内称有人把张学良视为反抗国府恶政的

英雄,想趁此机会营救,并已遣人探查了地形。接到密报,刘乙光大吃一惊,不知所措。

正在这时,他接到保密局的电令,即刻准备将张学良解回内地,关到江西兴国县阳明洞。从中不难看出,保密局对事态的发展也是颇为紧张的。上峰有令,刘乙光立即依命而行,收拾行装,打包装车。上路的准备还没做完,保密局又传来电文,要求做好在台“长期管束”张学良的准备。以往看守张学良的特务队电台,每周只向南京方面通报一两次情况。值此非常时期,毛人凤煞有介事地规定,每天通报三次,遇到紧急情况则随时呼叫。

后来,行政院在“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中,介绍竹东地区的情况时写到:“竹东地区是新竹地区中,除新竹市以外,民众反抗规模最大的地区。3月1日,竹东民众三四百人袭攻竹东派出所、殴伤巡官,夺走手枪一枝及器具、卷宗等,水泥工厂、化学工厂也遭民众烧劫。”

原来,“二·二八起义”之际,正值国共关系彻底破裂,大陆战火遍燃,反对内战的呼声此起彼伏,国民党政府政权风雨飘摇。蒋介石得悉保密局欲将张学良解回内地的打算后,不仅当即否定,而且厉言斥责。于是,井上温泉打好的行装又重新打开了。令刘乙光惊骇的不止于此,毛人凤还传达了蒋介石的指示,“圣谕”明令,务必不使张学良乘乱被劫或逃走,必要时可将其击毙。

刘乙光得到这一指令后,颇费了一番脑筋,动了一番心机。在他看来,张学良原来就是“国人之上,一人之下”的有地位、有威望的人物。现在虽然虎落平阳,但一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已使其名望陡增。他曾统率的东北军骁勇依然,因此仍不失为有影响、有实力的人物。如今,就是事态果真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对张学良采取非常手段也不可过分造次,必须有个掩人耳目的口实。

刘乙光为防不测,马上将桃山隧道封闭了,断绝了外界与井上温泉的通道,使任何企图前来救助的人都无法入内。随后,他又将手下的200多名特务和宪兵全副武装起来,警卫带的都是二十连发的驳壳枪。对面的派出所、平台、山上、房子前后布了5个岗,以应付紧急情况和突发事件。

有个山地人拿着电石灯,顺着山溪抓鱼,第二岗的宪兵高喊:“哪一个?”由于流水声响对方没有听见,宪兵就开了一枪。山地人这时才反应

过来,丢下家什跑开了。在这非常时期,刘乙光惟恐事情闹大,特意拿了两桶米酒上山,与山胞举杯共饮,借以缓和关系。

台湾警备部总的情报还是比较准的,打算趁机聚众营救张学良的人,见刘乙光有所防范,只得放弃了这一计划。劫持的局面虽然没再出现,但井上温泉生活却陷入窘迫之中。原本储备的粮食就不多,“二·二八起义”事件突如其来,饮食首先遇到了困难。除了张学良每天中午还可以有一顿米饭吃以外,包括赵四小姐在内的所有人员,均以番薯和山芋充饥,一粒米也吃不到了。司机龚永玉到竹东娥眉去借米,已经搬了10包到车上,民众拿着关刀和大刀阻拦,说什么也不让搬,又给卸了下来。

就这样,连捱五天后,众人胃口实在难受。刘乙光听说当局在各地已成立了“处理委员会”,从大陆紧急调来的部队正陆续来台,以为形势出现了转机,便派特务出去采购食品。谁知外界的混乱局面并没有结束,从大陆到台湾的人中,已有1000多人死于混乱之中。所以特务们刚到关西,就在民众的殴打中被赶了回来。

没有米吃,大人尚能坚持,但刘乙光的孩子饿得直哭,他妻子烦躁得一个劲地骂娘。张学良见此情形,动了恻隐之心。他把惟一的一顿米饭让给了孩子,自己和大家一起吃起了番薯和山芋。张学良还时常来到孩子们的房间,安慰他们不要害怕。嘱咐如果听到枪声,一定要卧倒,以免为流弹所伤。

一直熬到第九天,刘乙光才同山下的军队取得了联系,随后约有一个连的兵力开到井上温泉来了。原来,从福建和上海紧急调集的部队,会同驻台武装,在全岛实行了戒严,连续几日进行大逮捕和镇压,已有3万多人死于非命,这样局势才算稍稍安定。

张学良的内心很是苦闷。这一苦闷,缘于他的忧国忧民之心。“现在就是明朝末年那个样子,大势已去,人心全失。政府官吏和官兵都是暮气沉沉的,积习太厉害了,我看已无可挽回。老百姓实在是太苦了。”

部队上山,既使井上温泉有了粮吃,又令刘乙光吃了一颗定心丸,不测的劫持总算没有出现,刘乙光暗自庆幸。他下令打开了封闭的桃山隧道,对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也露出笑意,井上温泉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其实,井上温泉虚惊一场,最庆幸的不是刘乙光,而当属张学良。接到蒋介石务必不要使张学良乘乱被劫和逃走,必要时可将其击毙的口谕

后,刘乙光已经做好了应急的准备,如果台湾事变闹到不可收拾的时候,一旦张学良越狱或有人劫走营救,他就按命令的要求,采取紧急处置,把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于混乱中打死。然后对上面报告是“乱民”前来劫狱时所为。

尽管他机关算尽,但心计还是被张学良掌握了。那是刘乙光的部下和宪兵方面有人偷偷报信告诉他的。接到传信后,张学良那几天一直在盘算,如果刘乙光真要下毒手的话,自己是引颈就戮呢,还是先下手把刘乙光杀了,或者同归于尽。思来想去都是极不情愿的。万幸,事变很快平息了,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如此说来,张学良可谓躲过了一场险遭暗算的不测之灾。

知音少 弦断有谁听

故人亦未疏

5月，尘嚣远却的新竹山中，流泉淙淙，山花烂漫。“二·二八”前后那段不愉快的日日夜夜，已伴随早春二月的春寒，掩息在葱郁的山峦中。既来之，则安之，调整了心绪的张学良，已逐渐适应周围环境。正当他将自己的苦闷，释放在捧卷研读明史中时，国民政府参政员莫德惠进山来了。这是张学良到台湾后，第一个渡海前来看望他的人。

莫德惠，字柳忱，是东北的元老，张学良视其为长辈。张作霖对其很是赏识，1926年让他出任奉天财政厅长，并曾代理省长。张作霖皇姑屯被炸时，他因同车而行致使腿上受伤。抗战期间，莫德惠身任国民参政会主席，并投入了对东北难民和东北军眷属的救济工作，自从张学良被“管束”后，他一直在为其获释而奔走。张学良最初幽禁奉化溪口，心情十分烦躁时，莫德惠得到蒋介石核准，赶至山上，泪花闪转，动情宽慰。他是张学良当日在窘况之中，以饭菜招待的为数不多的客人之一。

第二次探访是在重庆举行政治协商会议之时，关心张学良的人士发动了援助张学良，恢复其自由的活动，东北军旧部也希望他能早日重返军中。莫德惠面陈蒋介石，获准赴贵州桐梓探望。闻知友人来访，张学良心情至为兴奋，当奔跑着跃至车前时，已是泪流满面。莫德惠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汉卿，你要自由了。”

那日张学良从莫德惠的来访中得知，蒋介石迫于形势，表示愿意解除对张学良的“管束”。但是蒋介石让莫德惠转告，必须接受三个条件：一是要承认西安事变是上了共产党的当；二是要交还“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拍发的不抵抗电报；三是恢复自由后要出国定居。

张学良听后，沉思良久，默然无语。这三个条件自己是断然无法接受的，这就意味着恢复自由成为了泡影。莫老探访日，戴笠派特检处处长李肖白陪行。张学良本想直叙衷肠，但碍于李肖白寸步不离，所以心里的话